

卷一



飲饌雜譚中國吃

唐魯孫作品

唐先生的文字以談飲食者為多，因此人們常常誤認唐先生是位「食文化隨筆」的作家。其實唐先生閱歷丰富，才華橫溢，他的文章妙趣橫生，令人愛不釋手。

TS971-49

9

:1

卷一



唐魯孫作品

中國吃雜譚饅饡飲

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
·桂林·

本书经大地出版社授权，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。未经书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复制、转载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鲁孙作品/唐鲁孙著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

2008. 4

ISBN 978—7—5633—7420—5

I. 唐… II. 唐… III. 饮食—文化—北京市—通俗读物

IV. TS971—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31223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1)

(网址:www.bbtpress.com)

出版人: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010—64284815

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

(北京市丰台区造甲街南里 5 号楼 邮政编码:100070)

开本:700mm×1000mm 1/16

印张:107.75 字数:1200 千字

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 001~4 000 定价:218.00 元(全套 6 卷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自序 何以遣有生之涯

我是一九七三年二月退休的，时光弹指老骥伏枥，一眨眼已经退了十多年啦。

在没有退休之前，有几位退休的朋友跟我聊天，他们告诉我，刚一退休时，每天早晨看见交通车一到，同事们一个个衣冠楚楚夹着公文包挤交通车，而自己乍还初服海阔天空，真有说不出的自由自在劲儿，甭提心里有多舒坦啦。可是再过年把，人家没退休的同人，加薪的加薪，晋级的晋级，薪俸袋里的大钞，越来越厚，可是再摸摸自己的口袋，越来越瘪，退休福利存款更是日渐萎缩，当年豪气一扫而光，反而天天要研究要怎样收紧裤腰带才能应付这开门七件大事矣。

生老病死是人人难免的，到了七老八十，红份子虽然未见减少，可是白份子则日渐增多，自然每月跑殡仪馆的次数，就更勤快啦。在殡仪馆吊客中，当然有若干是退休的老朋友，有的数十年未见，虽然庞眉皓发，可是冲衿宏度不减当年；也有些半年不见，形材腰膝，暗钝愚駛，仿佛变了一个人一样。我看了这样情形之后，深自警悟，一种人是有生之涯有所寄托，一种人是浑浑噩噩，忧闷不快，精神未获纾泄。

我在退休前两年想过，整天忙东忙西的人，骤然闲下来必定感觉手足无措，如何自我排遣，倒要好好考虑一番呢！写字画画是修心养性的好消遣，可惜担任公职期间，因工作关系，右拇指主筋受伤，握管着力即痛楚不堪。想养点花草培植几座盆栽，蜗居坐南朝北，楼栏除了盛暑偶露晴光外，一年之内难得有几小时得到日照，这个计划又难实现。

思来想去早年也曾舞文弄墨，只有走爬格子一途，可以不受时空限

制。抗战期间，又曾脱离过公职，闷来也是写点文稿打发岁月，不过一恢复公职我就立刻停止写作，一方面公务人员，不可以随便月旦人物时事，同时整天忙碌，抽不出空余时间，也就鼓不起闲情逸致来写作了。

自重操笔墨生涯，自己规定一个原则，就是只谈饮食游乐，不及其他。良以宦海浮沉了半个世纪，如果臧否时事人物，惹些不必要的啰唆，岂不自找麻烦。

寡人有疾，自命好啖，别人也称我馋人。所以把以往吃过的旨酒名馔，写点出来，也就足够自娱娱乐人的了。

先是在南北各大报章写稿，承蒙各大主编不弃，很少打回票，稿费所入，足敷买薪之资。知友盖仙夏元瑜道长，有一天灵机一动，忽然在《中国时报》“人间”副刊，开辟了一个“九老专栏”，特请古物专家庄严、画家白中铮、民俗收藏家孙家骥、京剧名家丁秉鑑、历史专家苏同炳、民俗文艺专家郭立诚、动物学家盖仙夏元瑜，还有笔者幸附骥尾，也在里头充搅和，每周各写一篇，日积月累我居然爬了近二十万字。

当时《人间》主编高信疆，他的夫人柯元馨正主持景象出版社，撺掇我整理之后，把那些小品分类出版。一九七六年，我的处女作《中国吃》、《南北看》终于出乖露丑跟读者见面啦。紧接着皇冠出版了《天下味》，时报出版公司出版了《故园情》。人家写文章都是找资料，看参考书，还要看灵感在家不在家；我写稿是兴到为主，有时一口气写上五六千字，有时东摸摸西看看十天半月不着一字。可是文章积少成多，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出版《老古董》，一九八一年八月出版了《大杂烩》、《酸甜苦辣咸》，一九八二年出版了《什锦拼盘》，一九八三年出版了《说东道西》，以上几部书都是委托大地出版社发行。想不到从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三年八月之间，居然东拉西扯写了百余万言，自己也想不到脑子里曾经装了那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。拙作百分之七十是谈吃，百分之三十是掌故，打算出到第十本就暂时搁笔。朋友们接近退休年龄的日渐增多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不妨写点不伤脾胃的小品文，倒也是打发岁月的好途径呢！凡我同志，盍兴乎来。

目 录

自序 何以遣有生之涯

辑一 年节食俗

- 甲子拾掇 / 3
- 甲子首鼠年鼠谈 / 6
- 乙丑谈牛 / 10
- 午年话马, 马到成功 / 15
- 猴年来了 / 22
- 金鸡一唱万家春 / 30
- 神龙见首 / 36
- 吉羊 / 40
- 蛇年话蛇 / 43
- 蛇年谈吃蛇 / 52
- 天寒岁暮忆腊八 / 57
- 咬春 / 60
- 谈谈故乡的年俗 / 63
- 适口充肠舒服年 / 66
- 新年天地桌上的蜜供 / 68
- 春节几样待客的菜点 / 70

- 闲话元宵 / 73
元宵细语 / 76
中元普渡话盂兰 / 80
清明零拾 / 83
慎终追远话清明 / 86
我家怎么过端午 / 89
端午节,吃粽子 / 93
一年容易又中秋 / 96
中秋应景菜——清炖圆菜 / 99
贴秋膘、吃螃蟹、爆烤涮 / 100
应时当令烤涮两吃 / 104
烤涮两吃,经济解馋 / 108
冬补琐谈 / 111
宰年猪 / 116
献岁几样吉祥菜 / 118

辑二 吃在北平

- 吃在北平 / 125
再谈吃在北平 / 139
北平的甜食 / 144
北平的独特食品 / 151
二谈北平的独特食品 / 157
北平小吃——羊双肠 / 162
也谈北平独特小吃——奶酪 / 164
北平人三大主食——饺子、面条和烙饼 / 166
北平吃饺子几样年菜 / 170
北平的西餐馆 / 173

- 北平的素菜馆 / 191
北平的烧饼油条 / 197
北平的红柜子、熏鱼儿、炸面筋 / 200
北京的饽饽铺 / 204
北平上饭馆的诀窍 / 211

辑三 食话杂谭

- 中国菜的分布 / 217
令人难忘的谭家菜 / 221
湖南菜与谭厨 / 227
口蘑的话 / 232
蛋话 / 236
蟹话 / 241
闲话鲨鱼 / 246
闲话烤鸭 / 249
闲话岭南粥品 / 252
谈谈老山人参 / 255
金齑调盐话酱园 / 257
酸溜溜的醋话 / 261
吃饺子杂谈 / 264
过桥米线的故事 / 268
晶晶琢雪话“鸡头” / 269
新剥“鸡头”糯又香 / 271
也谈猪油 / 273
读《烹调原理》后拾零 / 276

后记 / 281

輯一
年節食俗

甲子拾掇

爆竹一声，献岁发春，一眨眼又是岁逢甲子了。甲是十干之首，子是十二支之首，以干配支，其变六十，也就是说，要过六十年，才有一次甲子年呢！

干支自古相传是天皇氏所创，黄帝时大挠氏才以天干配地支来纪年月日时。从黄帝纪元开始，到现在整整七十七个甲子了。

北平名星象家关耐日，虽然学历不高，可是推算命理，有极深的造诣，连林庚白、李树厂、袁树聃几位对子平极有研究的学者，对关耐日都推崇备至。遇到有关命理上的难题，总要找关耐日研究一番，因此关不但在平津颇著声名，就连上海地皮大王程霖生，虽然对于命理自认博考精研，可是遇到犹豫难决的大事，还专程到北平去求教呢。癸亥年小寒之后转瞬就是甲子，他打算在上海大马路买块地皮，照命理推算甲子跟程的八字冲克太重，关劝他甲子年以守成为是，千万不可妄动。结果程麻皮未听忠告，不但大马路那块地皮大亏其本，就是其他地皮生意在甲子年都一败涂地，从此对关耐日更是五体投地。关说甲子年是干支之首，对一般人来说，都是变动较大，所以劝人这一年善自操持，载舟覆舟起伏甚大，风险也就险恶，每个人都应当特别谨慎。

笔者在北平时，每年春节，最喜欢逛厂甸，风雅之士多半逛书摊古玩摊，买些文房用品书籍玉器古玩字画，年轻朋友则喝喝茶，吃点小吃，看看

热闹，买点要货。我是一进海王村公园，就往西南角几个旧货摊寻宝，在破铜烂铁堆里溜达，别看不起那些旧货摊，有时真藏有旷世奇珍，就看您如何挑选啦！癸亥年，我逛旧货摊，曾经以一块二毛钱买一堆夹七夹八的废物回来，家里人都笑我有点神经，可是这堆破烂，经我拣选洗刷，在里面居然发现一寸半长方形的艾叶熏图章，尘垢淤积，有如一块土弹。等冲洗干净，赫然是一方刀法清邃奇逸阳文的印章，上端刻有一尊低眉尻坐无量寿佛，下刻“甲子吉祥”四个古鉢。更难得的是款边刻字，全都完整，用侧锋竖刀刻着“甲子贞吉，用以为佩”八个字，下署“稚绳”二字字体较大。我看这方石章，光致柔厚，刀法古博疏畅，可以断定绝非出自庸手，可惜不知稚绳是哪一朝代的人。

有一天我到散原先生（陈三立）家送我们《诗钟雅集》整理后的抄本，顺便把那方印章带去打算请教它的出处，碰巧姚茫父在座，姚氏不但诗书画三绝，对于金石方面的遗文琐事，更是博学渊博无所不知。他一看就说这方艾叶熏是难得一见的河北玉田石头，因为产量极少，又出自水坑，所以知者不多。我请教姚氏稚绳是何许人，他说：“稚绳姓孙名承宗号恺阳，稚绳是他的字，河北高阳人，生于明世宗嘉靖四十三年（1564），适逢甲子，到了熹宗天启四年（1624）又逢甲子，累官兵部尚书、东宫大学士。他精于六壬紫微斗数，他认为甲子年是他龙跃天门的吉星，也是虎卧悬崖的恶煞，所以他得了这方名石，就刻了这方印章随身携带以资厌胜。谁知魏忠贤参谗乞归，清兵攻高阳，率家人拒守，城破投缳死。明谥文定，清谥忠定。”皇天不负苦心人，散原先生也非常高兴，我对姚氏的肃括宏深，简直佩服极了。他笑着对我说，并不是他渊博，而是他刚刚看完明史的《孙文定公列传》，所以能够原原本本说出孙稚绳的身世来。后来这件事传到齐白石先生耳朵里，他让他的学生李苦禅借去观赏，齐老不但敬重孙承宗是位忠臣，对于印章的佛像古鉢认为都是神来之笔，他想让我价让，我当然不肯。后来他画了一张三尺长的条幅，是一座油灯盏，一只老鼠在灯盏半中腰想往上爬偷油喝，又怕热油燎首，鼠眼灼灼趑趄不前。从上面垂下一

只工笔蛛子，游丝垂直而下，丝约尺多长，是我所看到的齐老七十以后的精心杰作。他托王梦白来跟我情商交换，齐老画草虫一向画得极为雅瞻工致，可是配景有时则嫌粗犷兀危。可是这幅画刻峭清丽没有一笔写意，全是工笔，又关乎王梦白的面子，只好割爱交换。琉璃厂荣宝斋南纸店的掌柜何景明在我处看见这幅画，爱不释手，时逢甲子，首鼠当令，今朝子飞又是好口彩，他怂恿我印了若干便笺跟请客帖子，版存荣宝斋。他们柜上也用原图印了好几百上千盒的诗笺，数月之间再版了若干次。后来又把笺纸加矾，一直销到欧美，柜上算是发了一笔小财。白石老人自从得了这方印，甲子年给人画的画、册页，凡是得意之作，都盖上这方印章，前些时看见蒋碧微收存一本册页，是白石老人工笔草虫，每页左下角就赫然印有“甲子吉祥”四个朱红字呢！

再过不久又是甲子年了，市井又传说头鼠年生的小孩，主大富大贵，又有鼠头鼠尾的小孩福气大，一辈子顺利的流言。舍亲李骏孙榴孙昆季，不但对于子平均有深厚的研究，曾在上海设立“命学苑”，著有研究命理的专书《新命》行世。他们认为甲子是干支之首，阴气太重，那一年做事就业都应当谨言慎行。小孩子宁可避开甲子年，榴孙长子就是避开甲子，乙丑年生的。这种五行生克，我们门外汉不敢妄加月旦，不过像过去的龙年，大家大生龙子龙女，闹得今年小学一年级都要增班，那就未免太庸人自扰，希望大家不要再随便起哄了。

甲子首鼠年鼠谈

时光弹指，日月如梭，一眨眼又是一个新甲子，照《尔雅》岁阴岁阳纪年阙逢困敦，又是首鼠当令了。

提起鼠的别名，可就多了：北方叫它“耗子”，南方叫它“老鼠”、“老虫”，《唐书》称鼠为“坎精”，《埤雅》称之为“穴虫”，《云仙杂记》谓鼠为“社君”，《正字》通称鼠为“耗虫”，韩昌黎因为鼠能站立，前脚能立于颈上，称之为“礼鼠”，岭南因为鼠可入供，避讳鼠字，称之为“家鹿”，此外尚有许许多多别名，恕不一一举述。

北平有一种耍耗子者，他家养的老鼠，有仓鼠、栗鼠、小白鼠几种，他能训练它们攀梯、跳圈、钻坛子、走钢丝各种技能，耍耗子者穿街走巷，他所用的唤头叫“聂兜姜”，跟唢呐大致相同，只喇叭口较大，平常不察，误为唢呐。有些大户人家小孩把耍耗子的叫到院里耍上半小时，也不过十来个铜板，也有人家把训练好有技艺的耗子买来玩，一只耗子就要块儿八毛啦！

纯白小洋鼠，其毛胜雪，有一对红眼睛，非常可爱，笔者幼年曾养过两对。后来在学校上生物解剖课，解剖一只灰鼠，不料灰鼠即将临盆，开肠破肚后一肚子未长毛的肉鼠，非常恶心，从此对鼠类产生抗拒心理。同时发现“贼眉鼠眼”、“獐头鼠目”，种种有关鼠的成语，再细一端详，果然鼠的两眼贼忒忒的实在令人起反感。

舍亲阮夫人，从盛年到晚年足足抽了四十多年鸦片烟。她的烟榻设在南窗之下，北方的房屋都是纸糊的顶棚，她抽烟有个习惯，喜欢把烟往棚顶上喷。她去世之后，阴阳先生算定九天回煞，那一天家人都回避别室，就听见屋里翻盆倒瓮，哆哆嗦嗦，以为回煞显灵，吓得谁也不敢进去看看，恐怕被殃打着。第二天大家一齐进屋，发现顶棚有几块地方，啮得粉碎，从上面掉下来三四只老鼠，全都奄奄一息，才知道老鼠们闻烟成瘾，一旦烟瘾大发，才冒死窜出的。

清朝京师积谷之仓，多达十七个，诸如南新仓、北新仓、海运仓、禄米仓、新大仓等都是米粮仓库。有仓就有鼠，仓鼠饱食终日，毫不怕人。从前稽查京东十七仓的粮官说：“这种仓鼠体重量宏，管仓的工人尊称它为仓神。老鼠尽管成群结队来吃粮食，到了盘仓的时候，食耗绝不会超过官订标准，尽管米都泛了黄色，但从不发生米蛀虫。有一年新换仓官，是内廷总管崔玉贵的侄子，年轻好胜很想好好做点事，首先从扑灭仓鼠做起，不到匝月就杀了上万只仓鼠，谁知年终盘仓，损耗超过规定标准，监守自盗，按律当斩。后来在白米斜街发现一家大地窖里堆满了整窖的精白米十多万斤，据说都是得罪仓鼠给搬运过去的，后来由崔玉贵内外打点，才改判充军宁古塔。”这种仓鼠有重达一斤多的，是最有福气的一种老鼠。

民国二十年笔者初到汉口，住在青年会，总干事宋如海请我到桥口一家小馆吃小笼粉蒸牛肉。小馆门前有一棵老槐树，在两丈高的树杈上有大如西瓜的黑灰色鸟巢，饭馆伙计说天天一掌灯就有老鼠爬上爬下忙个不停，后来才知道是老鼠在树上搭窝。我觉得老鼠不在地下掏洞，而在树上搭窝，真是向所未闻，所以回来后就把这个趣闻告诉了同事李藻荪兄。他博览群书，见多识广，他说：“《后汉书》有‘光武建武六年，九月大雨连月，鼠巢树上’的记载，武汉三镇不久恐有大水。”结果长江泛滥，市区陆地行舟，月余未退，鼠类能凭什么感觉而趋吉避凶，真令人莫测高深了。

李经羲文孙李栩，高超清旷，积学雄文，尤精子平。抗战期间，他累次去贵阳公干，总是住在世交吴简齐的唐园，纸窗竹屋灯火清荧，正好夜

读。邺架所储珍本古籍不少，于是拿下一本线装书来浏览，谁知书后架上站立一只毛绒绒小动物。先还以为是一头花奴，仔细想想又觉着不大对劲，再往里一看，居然两腿拢肩兀立未逃，敢情是一只硕大老鼠。四川老鼠本多，夜间在卧榻上跳来跳去，车辆急驰老鼠过街也时常窜逃不及，毙命轮下，想能拱立而不怕人者，实为仅见。韩昌黎所谓的礼鼠，大概就是这种鼠类了。他做了一首《礼鼠赞》，当时诗人曹湘衡、曾小鲁等人都有诗唱和，我曾抄下原诗，可惜现在一句也记不得了。

先三伯祖心宸公，曾任湖州府知府。湖州毛笔是全国知名的，先伯祖任满内迁，当地制笔名手曾子晋送了他老人家两匣特制大楷中楷毛笔，中楷就掺有鼠须。据曾说：“所谓鼠须，其实是以鼠颊下几根毫毛方称上选，制成毛笔写字时，刚柔坚软，挥洒从心，就是所谓鼠须栗毛笔。有人说狼毫就是鼠须制成，其实狼毫是鼬鼠毛，俗称黄鼠狼，而非栗鼠。”当年北平马大人胡同有一所旧宅，庚子年全家殉难，一直空在那里，后来卖给青年会办学校，有三四十年没打扫过，积尘盈尺，鼠猾乱窜，月牙河灌水的时候，淹死了二三十只黄鼠狼，识货的火夫，把鼠尸卖给琉璃厂贺莲青笔庄制鸡狼毫，还得了一笔好价钱呢！

美国是保护野生动物最得力的国家，前年笔者在加州跟几位朋友在烟波浩瀚、修柯戛云的太浩湖边野餐，树上的松鼠成群结队，从树上溜下来觅食，看见石桌放有水果饼干，它们对坐在石凳上的游客，毫不畏惧，窜过来就啃。有几个美国小孩捡石子丢它，这些鼠类视若无睹，照吃不误。当地一位警员说：“松林树木有三分之一的针松，已被松鼠啃得树皮成了光杆儿，居民不堪其扰，啮木器，咬地毯，闹得人身心俱疲，屡次请派警方协助灭鼠，但数量太多，加上繁殖力惊人，至今尚鲜成效。”中国人常说抱头鼠窜、胆小如鼠，想不到美国的松鼠如此猖獗胆大，令人不可思议。

笔者屏东寓所，原系日式房屋，后来拆屋改建，当挖地打桩时坑深丈余，发现有一鼠穴，夜间只听到坑内鸣声啾啾极为凄烈，晨起临视，一只小田鼠力搏两只家鼠已毙其一。不料小田鼠能咬死大家鼠，古人说：“野鼠

铁爪钢喙。”

当年曾听说有一种叫鼯的鼠，俗称飞鼠，前后两肢有膜所以能飞，昼伏夜出，声如儿啼，可是始终未见过。前几年有事去高雄县六龟乡，在乡间木瓜树上发现一只奄奄一息的飞鼠，据说是被一头果子狸啮伤。恰巧跟我同去的陈先生是兽医出身，弄了点药给它敷上，顿饭时间，已能飞腾。有人想要来饲养，我因为这种稀有动物，还是纵之山林，让它自然繁殖的好，所以把它放了。在疗伤敷药时，把这头飞鼠看了个清楚，形态跟蝙蝠极为近似，只是毛色黄褐跟蝙蝠的灰黑色有别而已。

上海有一家颇具规模的卷烟公司，民国二十年因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，面临即将收歇命运。董事会正在召开结束会议，会议室木条垩粉的天花板，忽然崩裂，从上面掉下一只老鼠来，与会人士有人说，老鼠有人称它为财神，这是大吉大利的预兆，我们何妨出一个金鼠牌卷烟试试。谁知金鼠卷烟一上市，就供不应求闹猛起来，从此公司业务越做越兴旺。后来他们打了一只纯金老鼠，放在天花板架子上，以资纪念。今年岁次甲子正是首鼠当令，希望我们的国家日升月恒，也一天比一天壮大起来。